

每一天都在思念

◎陈洪胜

清晨起床后,中交一公局三公司连宿(连云港至宿迁)高速公路项目党支部书记李桂花特地换了一双白休闲鞋,再加上白体恤、白裤子,一身白,显得格外精神。

2023年4月30日这天,对李桂花一家来说,是个有点特殊的日子。分隔在三地的一家四口,在李桂花工作的连云港项目团圆。

李桂花的丈夫代义德在中交一公局三公司江苏盐城项目担任副经理。当天上午,他自己开车来到连云港。来之前,他特地去了一趟工地,看了看现浇箱梁浇筑情况。

儿子儿媳刚新婚不久,平时住在北京。趁着五一假期,小两口决定来连云港看望父母,庆祝他们结婚30周年。从北京飞连云港,是中午到达。上午,李桂花看到时间还早,习惯性地上工地转转,一下车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穿的居然是白色鞋子。

李桂花50开外,是企业为数不多的项目女书记。在35年的基层项目工作生涯里,担任过项目试验室主任,当过总工程师,“书记”成为她最后的职务。每一次职务的改变,从未改变她任劳任怨、精益求精的初心。

只是很多人难以想象,当年那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,35年如一日奔走在各个项目,一路上要经受怎样的情感煎熬。最初是想念父母,后来是思念儿子和老人。不知道有多少个难以入眠的夜晚,因为无法陪伴在家人身边,泪水湿透枕巾。

支撑她一路走来的是无处不在的爱与责任。这份融入血液、刻进灵魂的爱与责任,与家庭的梦想有关,与项目的大局相连。当把家庭滚烫的爱与责任,倾注在项目部大家庭集体奋斗的火热实践中,一切都变得明朗起来。

或许李桂花自己一时都难以想起,哪一年剪去了长长的秀发,留下了精干的短发。哪个女子不爱美,只是在项目上长年累月地奔走,短发或许显得更为简单方便。有多少个决战到黎明的施工大干,她和男同志一样坚守一线,并肩作战,任务不完成不撒手。有多少个有思想压力的青年职工,逃不过她善解人意的眼。坐下来,与大家谈心交心,以特有的细腻与睿智,让他们走出彷徨,勇敢向前,渐渐成为众人心中的“知心大姐”“女神”。

对身边职工有多深情,对工地就有多依恋。1993年,李桂花不顾一些人的反对,把婚恋的另一半选择了同样是一线项目的职工。从那一刻开始,这对夫妻职工组建的小家就意味着有了更漫长的坚守、更辛酸的思念。有意思的是,30年来,因为工作需要,夫妻俩大多时间并没有在同一个项目,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只有短短几年。

儿子出生了,常年跟着项目东奔西走的李桂花和丈夫思来想去,决定将孩子托付给大姐寄养。孩子读书期间,夫妻俩参加家长会的次数屈指可数。每次孩子生病,自己却身在千里之外,无法陪伴照料,急得直掉眼泪。无论是在河南许昌老家,还是后来搬家到北京,一家三口经常是仨人三个地。即便是暑假,时常是儿子或者去父亲那,或者就去李桂花那,很难一起团聚在异乡的项目上。其间的奔波之累、离别之苦、思念之痛唯有自知。

如今,儿子成家了,李桂花不止一次地感慨“时间都去哪里了”,有时都不忍回忆过去多年对孩子积累下的亏欠,那份滋味何尝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。在这位普通而又坚强的女职工脑海里,不知道多少次回想起自己挺着肚子在项目上坚持工作的情形,还记得孩子刚出生、自己初为人母的场景。有多少个春节,当她步履匆匆、风尘仆仆赶回家,推开门的一刹那,满腹的思念、满身的疲惫,烟消云散。

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平凡如水的坚守。李桂花与连云港有缘,工作的第一站,第一个项目就在连云港。如今,项目部办公区、饭堂的墙上,贴满了公司过去多年来在连云港修建的代表性工程图片。

这些图片,不仅是企业在这座城市建功立业的见证,也是李桂花等一大批职工在这片热土干事创业的缩影。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,有多少像李桂花一样的热血青年,为城市的发展进步贡献了才智、付出了青春、刻满了思念。

李桂花的生日是6月28日,计划在明年退休。项目的合同工期是2024年6月30日,意味着连宿高速将是她工作的最后一站。项目交工之日,便是李桂花退休之时。从告别父母、奔赴工地的起点,到挥别同事、完美谢幕的终点,都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边城市。何其有缘,何其幸甚,仿佛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和生命温柔以待的眷顾,将她奋斗起跑与冲刺的注脚,都定格在这片黄土地上。

黄海潮涨潮落,海风扑面而来……回首过往,35年弹指一挥间,一切云淡风轻。父母老了,自己也快退休了,儿子也成家立业了。只是,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,常年保持“两点一线”的工地生活方式戛然而止,李桂花的心湖里会泛起怎样优雅的涟漪。

青春不老,老兵不朽。奋斗人生的舞台也许会落幕,但满腔的家国情怀永远升腾。看着一群和自己孩子年龄相仿的小伙伴们,紧握接力棒,实干第一线,将沿着自己曾经的道路奋然前行,李桂花的内心里会涌起怎样慈祥的母爱。



山高云低

◎周杰祥

写给父亲(组诗)

◎赖永洪

—
一个缺失父亲呵护长大的男人
呵护着一个港湾的堤岸
他父亲的年代
杜鹃花开出最灿烂的鲜红
而我的父亲,揣的是深情的笔
给村庄涂上一缕缕炊烟
炊烟外头有鸟鸣,鸟鸣里有歌声

二
父亲的故乡
也是秋风的故乡
他的春天开过哪些花
原野有点记不住了
那些雨滴,要么随云,远走他乡
要么选择在草尖睡上好觉
我,选择用一篙往事
来晾晒风和日丽
心田里,一垄一垄秧苗
慢慢高过父亲的铁犁
和木质的锄头柄
比起关心天空
我更关心庄稼的粗壮
能否挂起湿透的外褂
和父亲粗喘的气息
还好,村庄不是很大
心愿也不是很大
足够在这个季节,种完桃红李白
和一茬茬的蒜皮鸡毛

三
应该说,不可称之为山
这只是老屋后山上的一个角落
父亲对竹,或情有独钟
执意把它改造成竹林
——父亲是对的
故乡缺不了翠竹摇曳的夜曲
更缺不了笋炒腊肉的冬春
也正如家里缺不了
父亲自学的竹编手艺——
母亲要用畚箕担出庄稼的呓语
和村庄上空的星辰
奶奶要用竹篮盛满三餐蔬菜
以及清香淡雅的木槿花
更重要的是
还有一个谷仓,等着箩筐
搬进期望的秋天

四
烤烟房,并不笨拙
只是用笨拙的土砖垒成的
父亲得意的手工艺品
这足以说服母亲
允许它占据门前的晒谷坪
为了解决晒谷的问题
父亲把水田都种上烟草
我似乎相信了老师传授的

关于吸烟会上瘾的知识
根据观察,烤烟房这根雪茄
被父亲的炙热点燃后
吐出的烟圈儿,迷倒了白云
甚至让子夜,也忘了鸡鸣
烤烟房的功劳体现在,一季稻禾
收割成两季
后来,父亲变成了雪茄
他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白云
让我们成为晴空下,贩卖香烟的人

五
离开小说
花果山不会种花,如果有
也只是李花、柿花、柑橘花
花果山,是父亲起的名字
那一年生意败落
这是他人生低谷的开始
“雨漏又遭连夜雨”是很陈旧
而又崭新的句子,总是
会在书中的某个段落出现
父亲用仅剩的力气重新出发
锄头,水壶,斗笠
在他的统领下
打败寒风、雨水和别人的嘲讽
春天,是在冬去时返回的
也总是美妙的
妙在有八百里山风的足迹
一路走来,留在泥土中的不仅有
伤痛和汗滴,还有
秋风结出来喜悦,洒满
绵延的路,和花甲之年的山
——而山,那么陡,那么高

六
岁月,是父亲用田地
一块一块垒起来的,空旷的高原
这里晾晒着晴天、淫雨和雷电
天晴,油菜开成花
开成蜜蜂的山,蝴蝶的海
雨天,黑色的大手摁住斗笠
摁住喘息的锄头和佝偻的腰
而雷电,是惊悚的
一道闪光能把高原劈开
把秋风劈成钻心刺骨的寒
同时,也是祸世的山洪
把垒好的世界,冲得七零八落
大一块,小一块
涝一块,旱一块
无奈的父亲,不得不
一块栽上稻禾
一块栽上稗子
一块栽上欢乐
一块栽上疾病
最小的一块,植上
被喊了88年的名字

